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五

劉穆之 曾孫祥 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蒨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爲

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乆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

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晋綱寛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
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
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録事叅軍領堂邑太守以平
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
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
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
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厠即密疏白

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
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
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
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
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
欲叛也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
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
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

嬿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

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壅滯賔客輻凑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階蒲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甞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冩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甞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甞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熈十三年

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
者数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
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
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
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奏天子曰臣聞崇
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
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讃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襃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霆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熈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幙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徽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絶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光禄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彦滿朝穆之雖功著
艱難未容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
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
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
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其
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
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
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殽饌為其兄弟以餉

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内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

因數孫晧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别居楊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泥洹轝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以瑀與之欵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啟白之濬大怒啟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

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数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蹷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争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

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黒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

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

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啟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别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

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
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慼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
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
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
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
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
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弑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禄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携賔僚並都下貧子出為郡縣皆以茍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悦焉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為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

事杜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遥擲杜
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
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
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
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
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曽無一異人敬官長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
家口補兵從之後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

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
心力堅正上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
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
上虞令羨之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
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
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
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

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羡之乃以羡之為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歳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羡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

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相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

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
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
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
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
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即
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
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
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

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閒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𠶜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

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
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
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
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
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
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
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
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景平初

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巳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巳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

侍尅當即授荆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
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
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壊左
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
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
為黄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
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

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内總攝六宫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

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强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霊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

飾湛之羨燕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璽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三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欵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慇懃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刀

期以際會臣若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虞便以關啟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僂僂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為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

生實非苟吝徼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耻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兖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楼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陽尹

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為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

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

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

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為元凶

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

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

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

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

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韤為書侍御史蔡

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為齊髙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黄山歘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陽尹

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豫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

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宰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宫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内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宫乃安然羣

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

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温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

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子
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

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
翫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
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
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
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豔之才新聲
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
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

見二子廸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觧衣使持去初無
悋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
終在大者廸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
經史尤善文辭義熈中累遷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宋
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廸大喜
告亮亮不荅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禄
耳能如此甚恊所望也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
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
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
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
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
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数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
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
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
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

旦東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

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
到彦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晋文
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
位加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為左
光禄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
先呼入見省内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
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
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

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内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

孤貧有學行義熈初年四十為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
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
令元嘉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
會稽剡縣人黄初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
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
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
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
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

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内愧終身稱沉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絶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戸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

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
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禄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
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
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
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
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逕進
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

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長安平以為琅邪内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
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
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
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
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
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
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

結附每搆羡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羡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羡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羡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狥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

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春將遣

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鵂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名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

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内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横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

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禄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驎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

南譙王妃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若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為安成郡丞

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

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亘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為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内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晋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横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盖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恬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

之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追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祗克傳肖嗣其木鴈之間乎

南史卷十五

南史卷十五考證

劉穆之傳力敵勢均終相吞咀○咀監本訛阻今改正

遷中軍護軍司馬○護軍一本作太尉

徐湛之傳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劉湛

下監本衍之字今刪

少自披訴乞蒙隨放○隨宋書作隳

緄子君蒨傳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丁

監本訛于今改正

檀道濟傳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謝晦下宋書有宿字

韶傳以桓玄功封邑卭縣侯○以字下應有平字邑應从宋書作巴

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宋書縣字下有侯字

南史卷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弟超石

毛修之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

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横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

異焉因留宿旦謂諸將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在軍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竪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

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滓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内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鬬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

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

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為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

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讃代
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讃引退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
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
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
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
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
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

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田子峣柳之捷威振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
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
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修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
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
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
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

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請得免綽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與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與卧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與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與畏齡石終不敢動與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

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從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黄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竒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虚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乗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武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

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於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辨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

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
為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為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
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
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
帝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為
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長毦魏
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

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矟乃斷矟三四尺以槌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没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為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為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為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為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

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為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為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為赫連勃勃所

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為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為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絶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太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禄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為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

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

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
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
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故傅氏悉屬泥陽
晋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
祖祗晋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
泥陽曽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晋穆帝永和中石
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

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内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為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不為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晋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修之初為州主簿宋元嘉

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

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没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為天子邉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黄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柂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為黄

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
政在寛簡士庶悅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
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偽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
武孝武嘉之以為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
同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
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巳執義宣修之
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贶
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

史賭之未嘗入巳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彦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禄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

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彦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荆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

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隂太守每陳北侵之謀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為興安侯義賔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賔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衝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

内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撒壊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懐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

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

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没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

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
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
其虚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啓明白之
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
見戲後為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
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
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顔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

秀之儉恡常呼為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

欲其占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勲叔

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

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

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𤓰醬調秋菜白鹾

觧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

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

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兾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

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
頃之以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
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
在建鄴寛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
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寛形以上齊永明
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禄大夫
寛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

為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黄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

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宫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髙
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髙帝曰此何
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黙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
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内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
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使命
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数剖棺見一女子
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
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

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彦休玄謨從弟也父𦬊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

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

縣子齊建元元年為左戸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

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彦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

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通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

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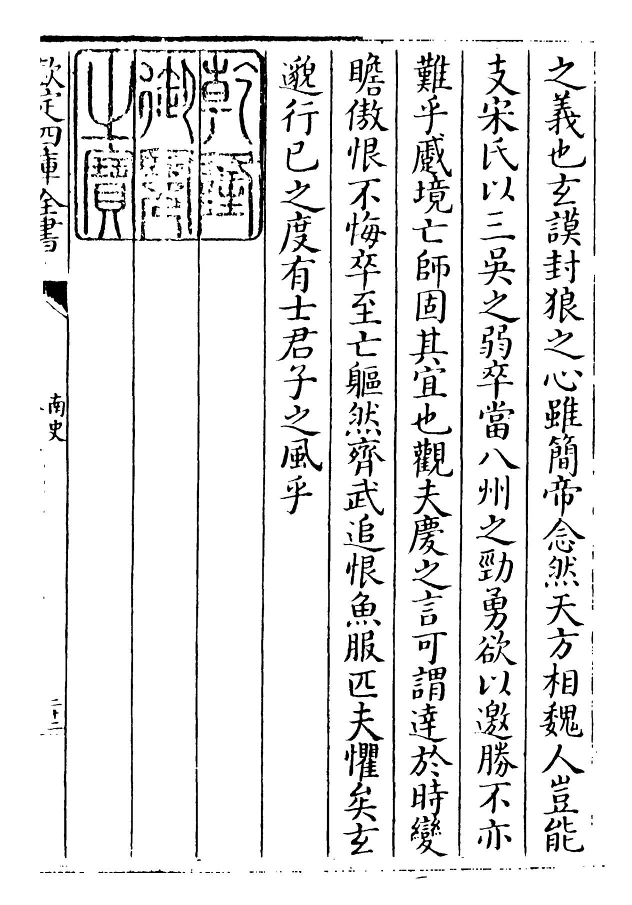
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

帝待之如初再還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竒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為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

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遥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灞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

能成配天之業一畢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勲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髙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嶮及璽威薄震重闗自闢故知英筭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陥為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茍誠節在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


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慼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南史卷十六

南史卷十六考證

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五月下宋書有五日二字

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中破折○手中上宋書有於字

朱齡石弟超石傳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內監本訛內今改正

大軍進剋蒲坂○坂監本誤坡今改正

傳弘之傳洪生梁州刺史歆○歆宋書及南本俱作韶

朱脩之傳有飼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史

宋書作吏

王玄載弟玄邈傳乃北通魏遣書結玄邈○通監本訛

勸今从南本

南史卷十六考證